



晉書卷八十七

業以之益乃文西誅車導熱太守節

志渡唐之太宗文皇帝御之撰

支列傳第五十七

業古龍也言於文益曰只

索勃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

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

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

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

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

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

學姓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
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
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
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
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
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
索僊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
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
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
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

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
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
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
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
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
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
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
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
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
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

嗣昭以甘言還謂立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立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立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立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立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立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立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

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立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立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立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

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岷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繁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
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
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
南夫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
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
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
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
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
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
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
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
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
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
苟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
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
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
誠著於所天立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立盛
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
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
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跼一城
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
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立盛大悅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

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涖徵宋繇爲右
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
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
朝通否仕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
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
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
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
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
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
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

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

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立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立盛從姑梁喪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僞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喪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立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立盛親率騎二萬畧地至於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

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立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十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立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

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

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
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
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
聞立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
樂業請勒銘酒泉立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
爲文刻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立盛志在以
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
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
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
官記其事立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立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立盛上巳日讌于曲
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
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
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
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日則了雖
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
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立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立圍

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立盛
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
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
而一旣而禿髮僭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
本無稟立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陰朝雲之菴藹仰
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
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茂立冕於朱門美漆園之傲生尙
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
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嘯吟於崇嶺奇

秀木之凌霜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
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
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
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
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
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
弈弈岌岌王居誥誥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
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豐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
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于邑
閭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
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
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怵
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
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崙以爲墉總奔駟
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嵯嶺重嶮萬尋玄邃窈窕
磐紆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鵂羣吟挺

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
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
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
射鈎與斬袂或脫桔而纓蕤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
孔明於草廬運立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
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
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
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
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嶠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勲濟濟隆
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
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
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
赴平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
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
寐表畧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立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

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
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
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
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
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
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立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
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

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
江南立盛聞而弔之立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
儀先卒立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
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立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
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
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
酒錄三府事索僊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
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
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

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
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
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
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
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
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
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
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
方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
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

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

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
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
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
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
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
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
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
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
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
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

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
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
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距戰于懷城爲蒙
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
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
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飜新城太守預
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
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
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
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而

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
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
元緒麤獷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
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
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
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
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
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

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
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
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
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

晉書卷八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乃若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劬集苞思執黍之勤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

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
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
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
上感明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蔣王之祉烏
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
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
分形心睽則葉頌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
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緬素載流
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
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聖賢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
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
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
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
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

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
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
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
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暮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熒熒子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
苦疴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

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與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斃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其書

行

錄

以

書

卷之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
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
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
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
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
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
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
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
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
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

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攷

許攷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十五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

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攷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攷羸憊苦求來助攷晝則不逾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攷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攷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攷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攷前自撲而死攷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攷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

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旣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

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衷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

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
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
作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
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宦族
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
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
摺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摺也不曲
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

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
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
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
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
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
具袞乃刈荆苕爲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
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
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
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

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

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

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

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岫與之下山中塗目眩脊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

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
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
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
子柚茂澤拮在澤生故名澤因拮生故曰拮茂後南渡
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
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
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

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
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
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慙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
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
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
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
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
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
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

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
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嶠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
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
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
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
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
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
老父縑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
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
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
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
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

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

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勿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闔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
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
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
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
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
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
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
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
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
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
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
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

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覺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

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
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爲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
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
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
先王以至德輔世旣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
夫而距千乘爲不可廻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
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

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
罔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
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
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
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
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
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
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
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
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
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

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

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耰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奭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師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制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逾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

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北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

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旣存家
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塲甓晝夜在山未嘗
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
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
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
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栢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攷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
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堇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涓栢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其始蕭雷以試其勳
其末蘇王夏魏習不
流斷疑其
晉書卷八十八
其始蕭雷以試其勳
其末蘇王夏魏習不
流斷疑其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

宜碎○簡雅大誥監本作簡大雅誥臣龍官按三國

志陳壽表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則此當以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爲一句大誥與凡人言宜碎爲一句今改正

孫晷傳此見神明清審○明監本作用今從宋本顏含傳轉王國郎中○王各本作主今從元帝本紀改

正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晉書卷八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書撰

忠義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

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
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
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
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
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
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
卽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
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
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
有才智與紹從子舍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
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

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

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麤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旣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

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部家無益危亡
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
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
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
殆不可忘也罔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罔
諮事遇罔讌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罔曰
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罔
曰今日爲權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
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胥紱冠冕鳴玉殿
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

不敢辭也罔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罔
以爲左司馬旬日罔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
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
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顛成都王穎舉兵
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太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曰
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
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
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
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 四
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遷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諡曰忠穆復加大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珍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

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
翰孫曠爲弋陽侯公辭爲高懸之也爾之風義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
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
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
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
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
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
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

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
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
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
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
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
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
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
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罔辟爲征西參
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尙書郎
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尙書郎旦出督戰夜還

理事含言於又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

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勣有隙勣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卽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

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
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
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
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
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
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
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
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
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
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

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
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
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
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
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
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
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
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
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

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賤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

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宴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
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
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
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
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
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
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躡足而待欲臣與成
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鑿御之威下長妖惑
疑阻衆心噂喅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
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

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
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
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曹皇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
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
能進霍原爲三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
稱齊王罔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
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
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遠代之

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顓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顓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顓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逃言於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顓顓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顓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

逆沉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顓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顓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顓帳下沉軍來遲顓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顓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顓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顓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

哀之顛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顛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卽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

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

忒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
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
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
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
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
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

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
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

之對斜南左圖合爲
前漢王育宣豎魏王育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
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
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
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
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
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

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鷁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

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頴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頴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頴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頴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沉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昌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

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齋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
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營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
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
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
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
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思甘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

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
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
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
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
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
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
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
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
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
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
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
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
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
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

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長樂道融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
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
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
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
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
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
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
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

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
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
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
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儻
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
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
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
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
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與人思晉
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

但鄆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留與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

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旣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
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
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
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
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
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
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
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
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
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

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
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
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
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
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
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
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
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

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

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二年敦

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閣旣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彧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

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車衛丁穆與馮豐人少果矯育大量器重華以爲金姓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
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
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
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
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
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
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

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
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
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
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

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

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獻燎前末也平支問之六名然亦命也

國士張禕以代良賊殺不共並不游天也願與死也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襲付禕密令鳩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以金玉無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榮引以養其職豈足無謝何以立人辭主之則良全道

異賢而濟若階左和音而並美如百篇詩首以長樂燕

良效得全其孝而後德亦足以

吾父昆弟三之

非其罪也

晉書卷八十九

西熒唐高太罪宗十文

帝御撰撰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

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
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
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
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
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

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
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音懇切誨諭殷
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
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
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
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寢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
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
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
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
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

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
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
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
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軍曹爽

慕齋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
郭汜所害芝繼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
舉主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
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
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

文學鄭表薦於司空王朗朗卽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
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
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
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
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
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
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
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
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
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

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
哉爽悞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
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
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
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
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
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
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
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卽位進爵釐城鄉侯又增邑八百
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

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賜贈有加諡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

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

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諡曰烈子奕嗣奕字次

孫仕至東平將軍威弟罷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

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
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
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
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
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
郎參大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
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
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氏賊李驥所
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

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
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
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
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累徵寶允

寶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
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
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
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
之務也謁者寶允前爲浩亶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

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當官清慎將良節曰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捐生植之功

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及綺繡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
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襄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
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
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
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
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
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
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

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
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覓見家邪衆囚
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
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
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
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
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
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
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

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與復王室今入
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
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
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
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罔不納尋轉中書侍郎
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
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
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

流人王道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
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旣而
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僉奔
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
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
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
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

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
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
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
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
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
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
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
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
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

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
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
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
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桑
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
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太子廣雅廣字仲將舉孝廉除
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
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

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蹇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雅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守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漢書卷九十一
及傳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

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克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

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叅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侯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

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

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

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顛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

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
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
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
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
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標雖日晏歆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
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
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
所致嘗食醵菹以其味甘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
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
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
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
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

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
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
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
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
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
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
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
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
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
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

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
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
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
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
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絜素
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
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

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

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已克勤顏遠之
申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
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
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
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晉書卷九十

水但挹貪泉人風旣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考證

魯芝傳進爵釐城鄉侯○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釐周后
稷所封注釐同郃音義云音來非也

曹攄傳流人王適等○適監本誤道下文同今從音義
改正

丁紹傳模感紹恩生爲立碑○紹南陽王模傳作邵

丁孫曹歆惠孫以主祭立物之孫自謂王

文五

曹謝專前入王或世の以本局或平天同今

野飛桂王

曹芝野張籍氣

晉書卷九十考證

